■家庭相册

故乡的河

□王中平 文/图

在我老家门前有一条河，河道蜿蜒，河水清澈，河岸两边长满白杨树和杨柳、翠竹，水面上经常能看见野鸭游在水中，荡起层层涟漪。更多时候是看见母亲在河边洗衣淘菜，为我们操劳忙碌的身影。母亲的捶衣声响过了我的整个童年，直到我长大以后离开了家乡，去远方谋生，才从我耳畔远去。

母亲年轻时是漂亮的，如三月的桃花，灼灼其华。16岁时一顶花轿从朱家大院抬出，母亲坐在花轿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此时母亲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屈从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母亲和我父亲拜堂成亲以后，从此担起一家人的起居生活。母亲一生生了八个孩子，耗尽了所有的心血。母亲把她的全部的爱都无私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，如那门前的河，涓涓细流，永不停息地流淌。

母亲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在河边忙碌着，从未间断过。

母亲最爱春天。春天的河水温润玉滑，河面上漂浮着片片落花,草丛里不时会飞出一只蝴蝶。母亲一边洗衣一边轻声地哼着歌,手中的棒槌在空中起起落落,仿佛在弹奏一首优美的旋律,捶打声在河两岸回响，美妙极了。

我在岸边草丛里追逐蜻蜓，或偷偷下河摸鱼虾。母亲会不时站起身来寻我，而我早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一路追逐着色彩亮丽的蜻蜓，已经跑出了母亲的视线很远很远，母亲焦急地四处寻找，当发现卧在草丛中的我时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。等母亲一转身，我又脱光衣服，跳进河水里摸鱼虾，一点不顾母亲的担心，有时还躲在河面上的水草里，任凭母亲怎样喊就是不肯上来。我的淘气和任性常常让母亲非常生气，但母亲不会轻易打我的，她对我的疼爱只是我当时年幼无知，现在想起来才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冬天对母亲来说是十分煎熬的，即使河水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母亲照样下河洗衣淘菜。家里井水很少，只够日常饮用，河里有足够的水任由母亲清洗。母亲的手一到冬天便长满了冻疮，一个又一个的冻疮使母亲的手像一个小馒头。外面凛冽的寒风收住了我外出玩耍的心,迫使我乖乖呆在屋里不敢出门。我趴在窗台，看母亲在河边忙碌的身影，母亲干活的姿势不再像春天那样优美自如了,有些僵硬,如那河边的树,身上落满了雪花。

母亲在三年前离开了我。我每次回家都会来到河边，希望能见到母亲的身影，听到母亲的捶衣声。河岸树木依旧，河水潺潺，可是任由我踏遍所有的河岸，任由我怎样地呼喊，无法再见到母亲。

母亲的梦实现了

□罗荣

厨房是母亲一辈子的阵地和舞台。

五六岁的时候，母亲在厨里跑龙套，帮外婆添把柴，舀瓢水……八九岁，外公在异乡教书，外婆要早出晚归挣工分，家务活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。母亲喂过猪、洗完衣裳，就急急忙忙进厨房烧火。

说是厨房，不过是挨着厢房搭的一个窝棚。窝棚中间用泥巴胡乱地垒了一口灶，灶上吊着一个熏得黑黢黢的水壶，角落里放着一口大大的水缸。土灶没有烟囱，一烧火，灶里滚出浓烟，窝棚里就烟熏火燎的。一顿饭做下来，母亲的头发和衣服上落满烟草灰，她也是眼儿肿、嘴儿黑、手儿乌。再胡乱用手一抹，活活就是大人们口中的“地乌龟”。

最令母亲发愁的就是柴火。那个年月，主要烧麦草。麦草易燃，火力却不足。常常是锅里正炒着菜，灶里的麦草燃尽熄灭了。母亲只好丢下锅铲，往灶膛里塞麦草。如果麦草干干的，一下子就点着了。要是麦草淋过雨润了，灶里尽冒滚滚的烟，半天燃不起来。母亲把脸贴到灶门口使劲吹，被呛得直咳嗽。“轰——”,麦草突然着了，一股头发烧焦的味道立刻在空气中弥漫开来——火把母亲额上的刘海燎了。

一次下雨，麦草湿了，母亲没有办法，就带着两个舅舅把菜园的篱笆拆了一段当柴火。外婆回来后，给了母亲一巴掌，骂她败家，怎么不上房揭椽子、拆檩条？母亲很委屈：“没有柴，我怎么烧火呢？”母亲一心盼望有一间能堆柴火的厨房。

母亲嫁给父亲的第二年，两人不分白天和黑夜，搬了三个多月的土砖，盖了五间土墙屋。母亲特意留了一间做厨房。土墙厨房虽然不大，但有专门堆柴火的长方形栅栏，还砌了带烟囱的土灶。灶上有两口锅。小锅煮饭、炒菜、烧水,大锅煮猪食。母亲在厨房里忙前忙后,特别满足,觉得日子就像袅袅的炊烟缓缓上升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，土砖厨房被宽敞的青砖黛瓦的房子代替，土灶也变成了青砖柴火灶，灶上抹了一层白石灰。厨房里还添置了新炊具——煤炉。

烧煤炉第一要操心的是蜂窝煤。蜂窝煤属“俏货”，要提前买了囤在家里。天刚麻麻亮，母亲就拉着架子车到三四里外的煤厂买媒。有人指点母亲，从煤厂买散煤自己做成蜂窝煤，比买现成的便宜两分钱。母亲动心了，在下田、喂猪的空隙，琢磨起做蜂窝煤。

刚开始土放多了，煤烧不到一半就灭了。第二次，土掺少了，煤一下子就烧完了不说，还无法成块，一碰就碎成了渣。父亲劝母亲别折腾了，多出两分钱从煤厂买算了。母亲心疼那两分钱，不死心，多次向别人请教，还跑到煤厂“偷艺”。再做出的蜂窝煤，竟不比从煤厂买的差。母亲得意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1999年，我们举家搬进城，租了两间小平房，厨房是一条过道改的。母亲不习惯，抱怨连身都转不来：“如果厨房大点就好了。”

几年后，我们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四屋两厅的电梯房。母亲搬到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厨房。当她看到厨房宽敞明亮，四周墙壁上贴了白色瓷砖，装上了集成橱柜，通上天然气管道，抽油烟机、电饭煲、消毒柜、电压力锅、烤箱、洗碗机……应有尽有，不禁喜上眉梢。母亲在厨房里看看这儿，摸摸那儿，感叹道：“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还有这么高级的厨房！”父亲乐呵呵道：“你的梦啊，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变化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在光影与诗意里自在行走

——读《万物有情》

□彭忠富

“生活中，飘逸的绸、富丽的缎极为罕见，更多是褴褛的片段需要补缀，坚硬的细节需要穿凿。就这样，同样是金属做的顶针，你必须去顶那根针，顶它，支援它，让它不要中途退下来，用力，再用力，到鞋底的那一面，到布的那一面，到衣服的那一面，到生活的那一面，去看看，再回来，认认真真缝补日子。”在陕西散文作家李汉荣的笔下，顶针不再是生硬的装饰玩意儿，而是浓缩母爱的星河，始终绕着母亲的手指旋转。

其实顶针、手镯、木梳这些都是寻常物件，家家户户都有，看起来不值一提。但是经过李汉荣的观察、梳理和提炼，这些老物件似乎都有了生命力。陈忠实曾说，“读李汉荣的散文，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强烈而饱满的生命意识。我可以想象那肥胀的绿豆荚、跃上墙头的小公鸡的第一声啼鸣。生命的感悟和生命的升华，生命深层体验中的独特领受，已成为独特而又清新鲜活的吟诵，自成卓尔不群的绝唱。”

作为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之一，李汉荣善于通过文字培养孩子们感知自然、感受生命、发现美与爱的能力。其作品长于想象、灵气飞扬、文笔生动活泼、富于诗意和哲思。他灵动的笔触，为我们写尽万物之美，诉尽万物之情，揭示出生命的真谛。当世俗生活的压力让人的内心越来越冷硬，我们不妨看看从前，从自然万物中找到生命中纯净的东西，给我们温暖、美好和喜悦的精神力量。

李汉荣最新出版的《万物有情》包括“月光落在月光上”“在时间洪荒里安坐”等六部分，收录了《外婆的手纹》《乡村鸟儿》等62篇经典散文。在生活中，李汉荣时常被一些人、一些情境感动。那感动他的，不是人性中坚硬的部分，而是人性中温柔的部分。这些感动都被李汉荣如实地记录下来，譬如他在《乡村穷人》中写到了李三爹、大福、小头、庙娃和自明爷五个穷人。这些人勤劳如牛、忠厚如土，但就是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。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代代农民生活的艰辛。

以年过六旬的大福为例，大福辛苦一辈子，连一张床也没有，晚上只能躺在稻草上休息。最后用他爹埋在地里的棺材板搭了一张木床，总算能够放平身子睡觉了。这些乡村穷人，尽管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他们也有渴望和追求。

作者感叹道，如今人人都在怀念春种秋收、瓜棚豆架的乡村生活，这固然无可厚非，但我们要通过乡村的风花雪月，看到原生态景致后面的生存真相。李汉荣希望我们能在光影与诗意里自由行走，让柔软的事物、善良的情感多一些，再多一些。

本书从人到动物、植物、器物、环境、精神，囊括万物，又针对人的内心需求，在外界物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和谐共鸣，寻到生命的慰藉，让人温暖前行。万物有情、万物有灵，面对有情的日子、有情的种种，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世界，让我们回到原始生命的田野，与山川大地、草木生灵共栖息，最终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对生命的敬畏，活得更轻灵而丰盛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在这70年中，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上过战场，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黎明；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诚；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，见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；也许您的名字就叫“建国”……

即日起，本版开展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，征文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，以“个人”与“国家”的关系为视角，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、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、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。

稿件要求：800~1200字。来稿请注明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，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人信息。

来稿请发至：ldwbgh@126.com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